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五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學齋佔畢	宋史繩祖撰……………一
鼠璞	宋戴埴撰……………六一
朝野類要	宋趙升撰……………一〇一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撰 閻若璩評註……………一三七
識遺	宋羅璧撰……………五〇七
愛日齋叢抄	宋葉□撰……………六一三
日損齋筆記	元黃潛撰……………六九七
附錄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學齋佔畢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勳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騰錄監生臣李友驥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學齋佔畢

離家類二 離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學齋佔畢四卷宋史繩祖撰繩祖

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龍

山集中有題史繩祖孝經一篇即其人也其

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楊枋字溪集末有其

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蓋奉祠時作所謂齊

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

君子懷刑訓刑為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

與為許以凡事物之九數皆為乾元之九以

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黃庭堅詩譏蘇軾

之類皆失之穿鑿如譏杜預注左傳誤稱逸

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字出後漢循

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合而

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

援據辨論精確者為多亦孫奕示兒編之亞

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提要

三

學齋佔畢原序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厭百回
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呻其佔畢而多
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謹思明
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少之時將
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即疏而思之遇有
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弗
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志而共定之也故
哀為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亦可見其願學之勤
讀書之詳不為苟且以自慊也其或矜其譌舛而忠誨
之尚毋金玉其音淳祐庚戌吉月陽朔後學眉山史繩
祖慶長書于梓漕極堂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原序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卷一

宋 史繩祖 撰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時行焉何與易相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土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數備為洛書數故洪範初一日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即五行也故曰相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而為水居北地二與天七合而為火居南天三與地八合而為木居東地四與天九合而為金居西天五地十合而為土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

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陰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繫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王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為水水生木為春春為木木生火為夏夏為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孟秋之金金為秋而復生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也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近於義耳學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

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答曰朱子之義詳矣其言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二

橫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於西南而易繫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繫矣

無極而太極即易有太極

周元公無極而太極一句朱文公之義詳矣而象山陸子靜獨以為無字分明只是老氏之言與朱文公強辨徃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為經言余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繫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太極者無

欽定四庫全書

學南估畢

三

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又云太極無也此即周子所云太極本無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易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無極之說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為證則陸象山數千言不辯而自明然尚有以易字非無為疑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晚年之說以證之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此自無而有之確論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為

言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極則極有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此有無互根而有必始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言易書不曾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為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是一處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為對也又有无妄然後可蓄伊川又謂无妄則為有實則又以無與有為對體未嘗以老氏之說闢之也至如繫辭云易之為道上下无常而終以既有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為對也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說哉疑者咸喻矣

稱物平施

遂寧府九月朔直學張季南贊講易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為四營成易乾老陽之數九為策三十六四其九為三十六是乾策也坤老陰之數六為策二十四四其六為二十四是坤策也以乾

欽定四庫全書

學南估畢

四

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單八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算也若以六子之策推算亦可蓋震坎艮少陽其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為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七十六策也巽離兌少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為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為特舉其盈數而槩論之却未精密余嚮作五量銘及易菴記凡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妙蓋稱即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而斤斤而三十斤為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為六六者坤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五

兩其六而為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為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四銖之數又兩八卦之數為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為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人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即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六

八卦四基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既以三十斤為鈞象一月之日數又以四鈞為石取象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為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子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槩舉四鈞為一年之月數若夫

以銖數而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碁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當碁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碁之日凡八卦有四碁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艮兌之

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碁之日四而八之為三十二年則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為萬物之成數若以四鈞為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歲陽歲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己未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為三十即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之六數巽離兌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為三十亦

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足此應八卦有四碁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菴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為六十凡三百六十爻又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為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

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

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
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
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
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
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
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
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
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學南估畢
卷一

九

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
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互體為六子
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
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
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筭易以為得四營
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為尤妙也蓋三乃太

極函三為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其一而
為三才地二也三其二而六爻三其天三則應洛書九
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暮之數矣三其天
五之中數則為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其地六之中數
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為易數也至若太極
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為律呂相生之法始動於
子黃鍾之宮子天一也參子之一於丑而為三參丑之
三於寅而為九參寅之九於卯而為二十七參卯之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學南估畢
卷一

十

十七於辰而為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為二百
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為七百二十九參
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
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
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
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為五萬九千四十
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為京房六十律相

生之妙而為陰陽變化之備數焉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暮之日

世舉知以四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暮之日矣亦鮮知三數乘倍之尤精也蓋伏羲始畫八卦皆只三爻及因而重之方為六爻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今以三爻之數乘乾之策三箇三十六合為一百單八又以三爻之數乘坤之策三箇二十四合為七十二二篇之策計一百八十若以倍數言之則合因重六爻之數二篇之策合凡三百六十當暮之日而應易係之說蓋大傳作於因重之後以三乘倍起於初畫之前也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舉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為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為尤精密也八卦始畫皆只三爻先當以三乘之乾之數九老陽之數也三其九為二十七坤之數六老陰之數也三其六為十

八合成四十五應河圖錯綜之數震少陽之數七三其七為二十一巽少陰之數八三其八為二十四亦合成四十五亦應河圖錯綜之數坎少陽之數七離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三其八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合凡一百八十謂三箇老陰陽為四十五又三箇六子少陰陽計一百三十五合凡一百八凡得三甲而為一百八十日倍其數則應因重六爻之數而為六甲三百六十日以成歲功以三乘倍

天生神物

易繫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余嘗考神物莫著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著稠即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五行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間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

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裙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凡十二窠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即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著龜之所以為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哉

天地數止於九

張橫渠曰天地之數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十三

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為五之耦焉耳此繫辭精義天一至地十之解也或有問余曰數止於九是天一至天九凡四十五為河圖之數明矣若不加地十之數則洛書何以為數五十有五耶予應之曰然此正揚雄所謂五復守於五而橫渠所謂十者為五之耦合於中央而為五行之成數以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夫天地自然之數則止於乾元用九三而三之歷十二辰至於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以之起律起歷而萬物之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數故坤止用六而云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五而箕子推洛書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次五曰皇極以為用中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居中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烏得為中耶問者喻而退

易文二五為上下體之中

或問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十四

也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其柔危其剛勝伊川指以為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在賢臣之上張橫渠以為柔之用近又以為進德徙義必精矧如二先生指以為謙之一卦何故言多字又謙之六四曰無不利撝謙初不言懼為疑余答曰是固然矣然又當主居中而為說逐卦皆然故曰多不必專指謙之一卦二先生舉一卦而言之他可推矣蓋每卦二五兩位二為下三爻之中五為上三爻之中二與四雖俱為陰

耦之數然二居下體之中而多譽陰為柔故曰其用柔中也四則居上爻之初牽於柔而不及故多懼也五居上體之中而多功陽為剛而剛得中也故曰其剛勝耶三則居下爻之上而過亢故多凶也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必憂乎過與不及必協於中而求為多譽多功非要譽要功也以進德也故橫渠以為進德修義必精其說當矣

易繫卑高義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十五

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解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翌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

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乾復仁字

先儒謂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生不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不是死底物事故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杏核子裏的人種之即生故謂之仁易六十四卦惟有復卦及乾卦言仁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克己復禮為仁故獨許顏子一人而已六二休復以下仁也謂當休養生息以厚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十六

仁之發用如乾元為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是自復而至乾六陽全體妙用皆歸於乾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太史公謂堯仁如天極於全體也

雷風恒風雷益

余講學規至遷善改過余因舉朱文公謂風雷益者莫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恒何故在大象異義予應曰

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夫風雷益則是先巽後震此為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為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欽定四庫全書

學商估畢

七

經言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句向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逸詩句

論語子夏問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今考之碩人詩中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刪去也余曰不然刪詩為三百篇恐不刪句又況夫子以繪事後素而答子夏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而美子夏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刪此句蓋詩經秦火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余既為此說矣後觀三山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話論及素以為絢兮一句以為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為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為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是夫子因而刪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論語古注云絢文貌初不以絢比禮又注謂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備知以素比禮故曰禮後乎初不以素比質今以古注證經則是子謂繪事後素蓋謂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則

欽定四庫全書

學商估畢

十六

素以為絢兮一句正是一章之結語要當其義與衣錦尚褻惡其文之著也意合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而答問而孔子以為起予楊龜山謂非得詩於言意之表有所不能朱晦庵語解亦謂素以為絢兮一句此逸詩也豈可謂之刪去耶陋儒穿鑿經旨以傳會其臆說真不自量也

魚須笏辯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十九

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頰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玉為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為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鬚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為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遣秉魚鬚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為槲長一尺為簪珥則直以魚須為象耳尤可笑也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為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月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

二十

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威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如威之注威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威武劣反音滅忸列反今或作褒如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誤作滅字者矣與命與仁別句

論語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古注及諸家皆以為三者

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耻而不言也雖孟

子猶言何必曰利況孔聖乎故魯論中止言放於利而

行多怨及小人喻於利之外深斥之而無言焉至如命

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為體仁矣又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冒嘗不言且考諸魯論二十篇問答

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為洙泗言仁斷之曰言

矣又命字亦言之非一如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公

欽定四庫全書

學衛仙畢

三十一

伯寮其如命何又曰亡之命矣夫又曰五十知天命又

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幸短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

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論

語中與字自作兩義如吾與點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又與其進與其潔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

之與比吾不與易也吾不與也等字皆其比也當以理

推之

義利兼言

或者又曰子既言孔子不言利而言仁舉易四德文言

為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和余應之曰此正深斥乎利

也聖賢言利必兼義而言之故文言謂利者必得義而

後和舍義則四德之利字無所主而繫辭又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是於利上必欲辭正言順方為義於

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思子於大學末章

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又

欽定四庫全書

學衛仙畢

三十二

明義利之辨曰故治國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

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章合仁義以賤利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實繼大學末章之章指也孔

孟之傳淵矣哉

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繫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子而

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本繩祖

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繫易及中庸大學之書故

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意其

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揚二子之說實

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栝櫟以人性為仁

義猶以杞柳為栝櫟謂人性本無仁義若杞柳本非栝

櫟必強用力矯揉而後就荀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惡

其善者偽也至傳於李斯遂指天下之人為惡嚴刑峻

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

欽定四庫全書

學問估畢

三十三

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

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

於東西揚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

莽移漢祚莫知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贊之斯又體認

不明之甚則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

辯哲也孟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居其一惜其不

傳若夫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

言而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詩人風刺

龜山楊中立語錄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

詩蓋詩尚諷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

補若涉於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

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罪之若是

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為

深於詩教因筆其一二以發明之且詩之六義以風為

首國風之作下以風刺上也如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淫

欽定四庫全書

學問估畢

三十四

亂不過盛陳其副笄六珈象服是宜而終之以子之不

淑云如之何而已如叔于田之詩刺莊公而反言叔也

洵美且仁且好且武而巷無居人以從叔且叔豈仁且

好哉言人之從之以微婉見意而已如株林之詩刺陳

靈公馳驅以淫乎夏姬也夏南乃夏姬之子不曰從夏

姬而曰從夏南蓋禮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為友言

從夏南而事可知矣此皆溫柔篤厚意微而旨深語類

尚多難徧舉也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